

章太炎的早年生涯——一個心理的分析

黃克武

一、前言

章太炎先生在中國近代史上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，他是個國學家，在音韻、小學、經學上有非凡的成就。他也是民族革命者，辛亥起義前，他在激發國人革命精神上有很大的貢獻；但從另一個角度看，他又是一個極為奇特的人物，有「章瘋子」之稱，他在行為上不羈世俗，急躁嚴苛，不太理會別人的意見，一言不合即加攻伐，又肆意嘻笑怒罵；在政治思想方面，他非常激進，排滿、反袁，不遺餘力，然而在學術方面，又全然的「沈迷於故紙堆中」。

關於章太炎的傳記雖多，但其中對於他早年的生涯記載却非常少，即使有也很簡略，本文嘗試以心理分析的觀點來看這位大師早年的生活，從他出生到光緒二十二年，離開詒經精舍加入革命陣營為止（一八六九—一八九六），探討他個人人格發展，內心趨力的形成、行為模式的演進，他的衝突、欲望、理想，以及這些早年的經驗對他後來所產生的影響。

二、家世

章炳麟字太炎，號荊漢，浙江餘杭縣倉前鎮人。其先人於距今五百年前由分水遷至餘杭，倉前鎮在餘杭東鄉，山明水秀，鄉人謹樸知禮，章氏在倉前原為大族，清初族人約三百餘。

太炎的曾祖章均，生於乾隆中葉，是餘杭縣學的增廣生，做過海鹽教諭，因家資富厚，在鄉辦有「莒南書院」。祖父章鑑，生於嘉慶初葉，為餘杭縣的附學生，早年學習算學，中年以後喜研醫術，其書房名「春風草廬」，有珍版古籍五千餘卷。其父章濬，生於道光初葉，幼習查慎行詩法，其詩華妙清妍，咸同年間，餘杭受太平軍騷擾，太炎祖父曾舉家遷往江南及浙西諸縣避難，事定返里，不少田地為退伍湘軍佔領，家道不如往昔。

炳麟的父親章濬原娶陸氏，生子二人，取名錢、箴，陸氏不久去世，濬又娶朱氏，太炎為朱氏所生。（註一）

從以上描述，我們發現章家為一傳統的士紳家庭，太炎的曾祖父及祖父都曾中過秀才，曾祖尚曾為地方低級學官，章氏家中藏書豐富，算得上是書香門第，在地方上頗有聲望；太炎的父親濬生長在一個不幸的時代，太平天國之亂時，浙江遭到慘烈戰禍，這次災禍是空前的，餘杭附近之杭州在第一次淪陷時，地方官自殺，官紳仕女死了六、七萬人，第二次淪陷「其自饒廷選及各司道以下官共五六百人，無一能出者，旋有死者，該保甲籍居民計六十萬，半已餓死，時嚴寒、被驅被虜，死者後相繼」，湖州在同治元年留養了難民二萬多人（註二），章

氏一家在這個大難民潮之下輾轉逃難，流離失所，這次戰禍對太炎的父親有著相當大的打擊，在戰亂中目睹人們的死亡，困頓顛沛，使他心中產生一種追求安定的欲望，同時戰亂中，他延了誤參加科學的機會。亂定之後，年漸老大，他只有將這種希望寄託於兒子，其次太平亂定，章氏返里後，田地被佔，家道中衰，對章濬是一極大壓力，章氏三代在科學方面未能高中，他要復興家道，重振家威，只有寄望兒子能經由科學，走向成功之路。太炎父親早年的經驗，影響了他對兒子的期望，希望他們能順利經由科學取得功名，而章氏家庭豐富的藏書與讀書的家風，提供了章太炎在學問上發展的基本環境。

三、童年時的讀書生涯（一八六九—一八八九）

章太炎生於清同治七年十一月三十日（西元一八六九年一月十二日），太炎自訂年譜記載太炎六歲時「始就傅」，至九歲時由外祖父朱有虔授課，教他讀經，有虔暇時，常講述明清之際的史事及王夫之、顧亭林的反滿故事（註三），這些故事在他幼小的心靈中產生極大震撼，但是外祖父所言只是大概情形，這時他的心理產生一股強烈的欲望，希望能深入了解這些反滿故事的原委。九歲至十二歲的四年中，在他外祖父的教導下，一方面接觸了古典經籍，另一方面亦埋下民族思想的種子。

十三歲，外祖父返回海鹽，太炎改由其父親自教導，章氏家中藏書甚富，太炎涵泳其間，發現書架上有蔣良騏所著東華錄，於是瞞著父親偷偷翻閱，裏面記載著戴名世、呂留良、曾靜等因文字獄為滿人壓迫的事蹟，心中感到異常憤恨，他覺得：「以清代明，寧與張（獻忠）、李（自成）」，太炎偷偷翻閱東華錄，此舉在教育心理學上屬於「自發的學習」，這種學

習基於兒童本身強烈的動機，希望解決心中長久的疑惑，於是在摸索過程中，為自己尋求這疑惑的解答，這種學習往往使學習者產生長久而深刻的印象，章氏在後來一直記得讀東華錄的情形，如光緒二十九年，他寫「光復軍志序」上提到：「余年十三四，始讀蔣氏『東華錄』，見呂留良曾靜事，悵然不怡。光緒三十二年蘇報案獄被釋之後，在日本東京歡迎會上的講演又說：「兄弟少時讀蔣氏『東華錄』，其中戴名世、曾靜、查嗣庭，諸案令人憤恨異族之亂華（註四）。」至晚年編寫太炎自訂年譜時還細述此事。無疑的在這次自發的學習中，太炎建立了一個強固的反滿觀念。

他父親對他教導的方式與其外祖父截然不同，由於章濬對兒子的期望，教學的科目主要為律詩和科學文字，太炎看到天啓崇禎時的八股文字覺得非常容易，而且自己較善歡古文辭，因此對科學文字不太在意，這時他父親告誡他：「爾文思儻，學古非難也，以入制義，則非童子所應為。」於是太炎「由是稍就繩墨，然終不喜（註五）。」

在心理人類學上認為人在成長的過程中，由於不同時期的環境，必須有不同的適應，因此形成許多「關口」(Crisis)（註六），我們發現太炎從外祖父的教導轉為父親的教導是一個極重要的關口，在此以前，他為一種自由的學習，讀他喜歡的書，而在此以後，他有了科學的負擔，他必須學習那室人心智的八股文字。從心理上言，太炎這時早已產生了反滿情緒，而參加科學却代表對滿清政府的認同，因此在潛意識中，他更為不滿，但傳統中國為一父權高漲之社會，儒家孝的觀念在傳統中國一向是單面性的，父親代表一切權威，是不可侵犯的對象，

太炎心中雖不滿，但在父權的壓力下只得服從。這種心理壓力隨著時間的成長日漸高漲，成爲一種強大的心理壓力，因此潛意識中，他隨時在找尋爆發的機會。

光緒九年，十六歲時，父親命令他赴縣城參加童子試，此時科舉在他心理上造成的壓力達於最高潮，考試到一半時，太炎竟然昏倒於考場，他父親只好命他「輟制義」，太炎則「頗涉獵史傳，劉覽老莊（註七）」。

從心理上，我們發現太炎在考場中的眩厥絕對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潛意識運作的結果，是在高度心理壓抑下產生的一種防禦式的逃避反應，他不敢正面公開反對他父親，因爲那是大逆不道的，於是只有藉著另一種方式巧妙達成其目的。

在病理學上看太炎的眩厥是由他癲癇所造成的（註八），癲癇又名羊癲風，係「腦中化學電作用之失衡及失常而產生之症狀叢，發作時患者神志昏迷，自主神經功能擾亂，伴有驚厥與抽搐，突然發作，自動恢復，極富戲劇性（註九）」，歷史上很多著名人物——凱撒大帝、拜倫爵士、彼得大帝都曾患過這種病，這種病造成的因素有三：（一）遺傳因素。（二）生理因素：病因與患者之體質及生理狀況有關，例如腦部受傷，窒息過久，鎮靜劑過量等。（三）心理因素：癲癇之症狀可爲情緒激動所觸發，部分學者以爲本症患者有潛意識的心理壓力，藉本症之發作以消除緊張及逃避困難。（註一〇）

從太炎的例子來看，我們並無充分資料證明他的病因是由遺傳或生理因素造成的，然而在心理方理的因素藉著病症的發作以消除緊張及逃避困難，則是一個明顯的事實。

太炎的癲癇對他人格發展，產生甚大影響：

（一）就人格結構而言：心理學家認爲：「本症之患者多數極爲敏感，及有自我中心之性格，在日常生活中表現急躁，極易憤怒，自私心重，且有反社會之傾向（註一一）」。「縱觀太炎一生，其性格似乎一直有以上的色彩，尤其自我中心的性格，更是異常強烈，張園中之斷髮，多次的入獄，以及與孫中山先生的糾紛均爲例子。

（二）自卑與超越的反應：在太炎自訂年譜上記載一直到光緒十一年，十八歲之時「眩厥未愈，而讀書精勤，晨夕無間」，我們發現至少在十六、十八歲，癲癇仍然困擾著年輕的太炎，這種病症使他在潛意識中產生高度的自卑，然而如同心理分析學家阿德勒的發現，自卑造成的緊張，使人們感到壓力，沒有人能長期忍受自卑之感，它一定會採取某種行動來解除自己心理的緊張，於是他做出了特殊的努力以抵消自卑感的存在（註一二），太炎就在這種優越感爭取之中努力讀書。

一般人皆認爲太炎非常自傲，例如蘇報案入獄後，在獄中日記寫道：「上天以國粹付余，……至於支那閱碩壯美之學，而遂斬之統緒，國故民紀，絕於余手（註一三）」。「在民國二年給他太太的一封信上亦言：「在北京受困，所以致此者，亦因舊時清譽過於孫黃，故其忌之（註一四）」，太炎的自傲與這種自卑的超越有密切的關係，但是這只是一種觸發的動力，自卑的根本原因實在於爲了追求優越地位而飽讀經籍之後，所產生的自信，由於對知識掌握，他相信自己的判斷，相信自己的見解，看到別人不對就瞧不起別人，如此在他人眼中就成了一個自傲自大的「怪物」。

（三）學醫的動機：太炎對醫學有非常濃厚的興趣，在他寫給

太太的家書中，屢次提到「平生所好又在醫學」，「昔人云：不爲良相、當爲良醫」（註一五）在他著作目錄中，我們也發現有許多有關醫學的論文，爲何太炎對醫學有這麼濃厚的興趣？我們發現以下原因：太炎的祖父非常喜歡研究醫術，家中藏有許多醫學書籍，這個條件使他具有一個適合學醫的環境，但太炎學醫的直接刺激，似乎和他年輕時病症有關，在病魔困擾之中，他感受到人生最痛苦、最不安的一面，這種深刻的印象，使他病癒之後，希望爲自己、爲別人找到一種更安全、更能抵抗疾病的方法，因此在學習發展的方向上，對醫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（註一六）。

由於病情的嚴重，他父親不再要求他參加科舉，於是他十七歲時初讀四史、文選、說文解字，十八歲時讀唐人「九經義疏」、顧氏「音學五書」、王氏「經義述聞」、郝氏「爾義疏」，二十一歲「袖讀經訓，旁理諸子史傳，始有著述之意」（註一七）。

章氏早年的讀書生涯，至此大致告一段落，他藉著疾病巧妙的反抗父親的要求，逃避了科舉的束敷，重新投入古文辭之中，我們發現章氏對古文辭的愛好，不僅代表著他對科舉的反抗，更代表著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這種認同就是一種精神上的反滿。

四、詁經精舍的衝突與革命生涯的開始（一八九〇—一八九六）

光緒十六年正月，太炎二十三歲時，家中發生一件大事，他父親去世了，在太炎自訂年譜中寫著：正月，先君歿，遺命以深衣斂，卽卒哭，肄業詁經精舍（註一八）。

父親的死，對太炎有很大的影響，由「遺命以深衣斂」這句話中，我們可看出太炎心理過程，心理學家認爲人類的記憶是有選擇性的（註一九），在太炎的腦海中對父親有著無可計數的印象，但是在他暮年寫自訂年譜時却只選出這一條，他認爲這是最重要而且最具有代表性的，深衣爲古代的制服，以深衣斂卽代表拒絕用清時的章服入斂，這是一種高度民族意識的表現，也是一向爲太炎所認同的，藉著這個印象他抹去了父親對他科舉要求的不快記憶，想起父親時，他第一個想到的就是父親遺命以深衣斂。

父親死後，他開始了一個新的生涯，完全的絕意仕進，並投入詁經精舍從樸學大師俞樾學習古典經籍。當時的老師還有高宰平、譚仲儀等人，他們對於文辭法度、經訓、小學都有很高的造詣。太炎在詁經精舍中讀書七年，再次的將自己投入古典經籍之中，精舍中的生活是平靜的，閉門讀書，與世無爭，汪東所寫的餘杭章先生墓誌銘敘述這一段生活：「稍長，從德清俞樾君問業。橫經在席，砥礪時須，斂袖而聽，鋒芒不見。厥後旁搜遠紹，著書滿家，而師法所自，稱引勿替。康成絕學，尚遊馬氏之門；叔重無雙，不廢賈君之說；強立不反，斯之謂歟。」（註二〇）在這七年之中奠定了他學術的基礎，並從文字、聲韻、訓詁之學，進而通春秋左氏傳。廿四歲始「分別古今文師說，專慕劉子駿，其後徧尋荀卿、賈生、太史公、張子高、劉子政、左氏古義。」廿九歲完成春秋左氏讀一書，大顯名於當時。在古典經籍之中他盡情的發揮自己，但是書讀得愈多，却愈發的感受到中國文化受到異族的摧殘，在滿清的統治下，中華民族了無生機，他幼年開始就將自己與民族認同，民

族文化受到壓迫就等於他自己受到壓迫，因此他對這種經由對古典經籍認同的消極的「精神反滿」，感到不能滿足，他心中還有一股更強的欲望，促使他走向另一條路。

在這同時，他開始與一些觀念較新的朋友交往，如夏曾佑，太炎以爲此人「一時鮮匹，亦多矯怪之論」；另外他聽說粵人康有爲，集公車上書，陳請變法，認爲此人乃一時奇士，剛好這時康所發起的強學會徵求會友，太炎乃納會費十六元報名入會，偶兒也投稿上海報館發表政見（註二）。逐漸的他對古典經籍的學習感到不甚熱心，俞樾看到這種情形曾經訓誡過他，要他安心讀書，不要理會政治上的事情。俞樾是當時的樸學大師，早年聰慧異常，道光年間中進士，咸豐時授河南學政，後來因他人之流言罷官歸里，從此一意治經、講學，著書終老（註三）；因此在俞樾眼中政治是污穢的，真正有爲的人應該在學術上下功夫，不應在政治圈中打滾，這種觀念和太炎完全不同，於是他仍作「謝吾師」一文，加以拒絕，意謂：基於一個知識份子的道德責任，他不得不如此。

太炎和他老師的衝突，我們也可以從心理上加以觀察。傳統中國的社會結構以家庭爲基礎，家庭之中又以父與子的關係爲主軸，而其它的社會關係多爲父子關係的投射，不僅君臣如此，師生亦是如此（註三）。就章太炎而言，在他年輕的時候就逐漸形成一些強固的觀念，這些觀念支配了他的行爲，他的父親曾經阻礙了他的發展，但在潛意識中他成功的運用一種巧妙的方法加以抗拒，當俞樾再次阻礙他時，他產生了一種父親意象（Father Image），他回憶起以前的壓力，同時不希望這種壓力再次產生，而此時他人格的發展已漸趨成熟，乃斷然的著

文加以拒絕。

俞、章之間的衝突一直沒有化解，戊戌政變後太炎曾逃往臺灣，從臺灣回來以後曾經往謁俞曲園，這時曲園還是大聲的斥責他：「訟言革命爲不忠，遠去父母之邦爲不孝，不忠不孝，非人類也，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。」太炎答道：「弟子以治經侍先生，今之經學，淵源於顧寧人，顧公爲此，正欲使人推尋國姓，識漢虜之別，豈以劉殷，崔浩期後生也。」（註四）

俞、章衝突爆發後，就決定了太炎走上革命的路，光緒廿二年，梁啟超與夏曾佑二人集資在上海辦「時務報」，請太炎爲撰述，太炎慨然應允，離開了詁經精舍，從此展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。

五、結 論

Michael Gasser 以爲章太炎在革命黨中是激進的，同時也是保守的，而這是受傳統影響的結果（註五）；根據本文的分析，章氏這種既進取又保守的個性實與其家庭背景、教育過程及個人經歷有密切關係。

章氏生長於一傳統士紳家庭，家中早年受太平之亂影響，田園被佔、家道中衰，且三代於科舉未能高中；在這個背景下太炎的父親對他的科舉要求爲殷切。

九歲始，他由外祖父教導讀書，接觸了古典經籍，暇時外祖父並講述明清之際反滿故事，這兩個基本方向的指引，影響到章氏一生的發展，他的保守源於對古典經籍的愛好，而他的激進則由於反滿的民族思想。十三歲以後太炎改由其父教導，這時父親要求他專心於科舉文字，這個要求與他平日志趣完全不合，他非常的不快，但是在父權的壓力之下，只得服從。這

種心理的壓力隨著時間的成長日漸高漲，終於光緒九年參加科舉考試之時達到最高潮，太炎癲癇發作昏倒於考場之中，從心理學和病理學上的觀家，我們發現癲癇之所以發作，實為潛意識運作的結果，是在高度心理壓力下產生的一種防禦式的逃避反應，由於疾病的影響，父親只好命他「輟制義」。

癲癇對太炎的人格發展產生很大影響，在人格結構方面形成急燥、敏感與自我中心的性格；在心理上形成自卑與超越的反應，太炎由是愈發用功，飽讀經書之後，他又產生了高度的自信；同時由於疾病的困擾，啓發了他學醫的動機。

光緒十六年其父逝世，太炎記載遺命以深衣斂，他選擇這一句代表其父親，而抹去了父親對他科舉要求的不快記憶，父親死後，他完全脫離了科學的束縛，並從樸學大師俞樾學習古典經籍，在後來的幾年中，他閉門讀書，與世無爭，完成春秋左氏讀一書，奠定學問的基礎；但是涵泳於學術之中，他却感覺到中國文化受到異族的摧殘，在滿清的統治下，中華民族了無生機，漸漸的他對閉門讀書的生涯感到不能滿足，心中還有一股更強的力量吸引著他，他開始與夏曾佑交往，參加康有為的強學會，偶見投稿上海報館發表政見，並對古典經籍的學習感到不甚熱心。俞樾看到這種情形訓誡他安心讀書，不要理會政治；老師的訓誡使太炎產生「父親意象」的不快回憶，這時他人格發展已趨成熟，乃斷然著「謝吾師」一文加以拒絕，他認為一個知識分子不應該將自己關在象牙塔內。俞、章衝突之後，太炎毅然離開詁經精舍走上革命之途。

縱觀章太炎早年的生涯，我們發現從幼年開始，他的內心逐漸形成二股趨力(Drive)，這二股力量隨著年歲的增加更形

強固，最後支配了他的一生。一項是對古典經籍的追求一項是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而對古典經籍的追求間接的也是一種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在清季直接的行為就是激烈的反滿，民國成立以後則轉為對政治惡勢力的鬥爭及合理政府的要求；就此二項心理趨力的性質而言，對古典學術的追求是自古以來中國讀書人的傳統，是一條和諧而平穩的道路；而對民族文化的認同，不管是排滿或是倒袁都是激烈的、危險的，章太炎的一生就在這二項趨力之間形成了一種行為模式，他的過程是這樣：首先他致力於古典經籍的追求，透過這個間接的認同於民族文化，但是涵泳既久，這條和諧平穩的路子漸漸使他無法滿足，他乃致力於對民族文化的直接認同，參加了激烈、危險的政治活動，在這些活動中他才真正的感受到了自我的實現，但是政治是不穩定的，當政治上失意的時候，他又退了回來，重新在古典經籍中尋求認同的對象與自我的價值。在章太炎後來的經歷中，我們一直可以看到這種過程的重演。

註釋

- 註一：張玉法，中國歷代思想家——章炳麟（商務印書館）頁一〇。
- 註二：李國祁，「清末民初閩浙地區人口與都市化的演進」（一八六六—一九一六）（師大歷史學報第五期，民國六十六年版），頁四九二。
- 註三：章炳麟，太炎自訂年譜（文海出版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六七二，民國六十年版），頁一二。
- 註四：引自李永久。「章太炎逸事」（暢流半月刊三十四卷第五期，民國五十五年），頁九、十。
- 註五：同註三，頁一。
- 註六：本亦園，「文化與行為」（載師大人文復刊號第一期，師大人文學社六十六年版）頁一一。關口一般指生老病死等重要階段，在此處本文採較廣泛

的意義，強調前後二求學階段之不同。

註七：同註三，頁三。

註八：林尹，「章太炎先生」（載黨史會出版革命人物誌第八集，民國六十年版）頁一一五：「先生生而聰穎，幼好讀書，然有癩疾。」癩，西醫謂之癩癩，俗稱羊癩風或豬癩風。

註九：Walker J. Coville, Timothy W. Costello, Fabian L. Rouke編，穆國光譯，變態心理學綱要（商務印書館，六十四年版），頁二〇九。

註一〇：同上，頁二一〇。

註一一：同上，頁二一一。

註一二：Alfred Adler著，黃光國譯，自卑與超越，（志文出版社新潮文庫五五，民國六十六年版）頁三九、五七。

註一三：同註四，頁一〇。

註一四：湯國黎編，章太炎先生家書（文海出版社，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續編四三二），頁四一。

註一五：同上，頁九七。

註一六：這種情形在心理分析個案中亦有許多例子，見前引「自卑與超越」，頁四七。

註一七：同註三，頁三。

註一八：同前，頁四。

註一九：同註一二，頁六〇。

註二〇：同註三，附錄一「餘杭章先生墓誌銘」，頁五一。

註二一：引自季夏，「一代學術大師章太炎先生」（載大學生活，第五卷第廿一期，民國四十九年版）頁一三。

註二二：見蔡冠洛編，清代七百名人傳（世界書局二十六年初版）頁一六五五。

註二三：李亦園「文化與行為——心理人類學的發展與形成」（載文化與行為一書，商務印書館，五十五年初版）頁一七一—一八。

註二四：同註四，頁九。

註二五：Michael Cassler, Chinese Intellectuals and the Revolution of 1911 (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, Seattle, 1969)引自張朋園，「辛亥

革命時期領袖羣的進取與保守」（中華文化復興月刊，四卷七期）頁四。

（本文之重要觀念經汪榮祖老師及黃小平老師提示，特此
申謝。）